

李建树 著

越说越近

 宁波出版社

宁波作家文库

李建树
著

越读越近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企鹅回家/杨东标等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3.10

(宁波作家文库)

ISBN 7-80602-680-0

I.看... II.杨...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
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669 号

书 名	越说越近
作 者	李建树
责任编辑	李振声
封面设计	风信子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mm 1/32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2 印张
标准书号	ISBN 7-80602-680-0/1·65
定 价	19.20 元

自序

少年时就开始做作家梦。

那时批判“一本书主义”，批来批去却反而让“一本书主义”在自己的头脑里牢牢地扎下了根：要是这辈子自己也能写一本书出版，名扬天下，该有多好！然而时乖命蹇——随着文化的命被“革”，著书立说的念头也被抛到九霄云外。

重拾旧梦是在十余年之后了。那可真正称得上是“时来运转”——一脚踏进文坛不说，书也是出了又出，除儿童文学选集和长篇校园小说之外，还有长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以及综合类图书等等，算是了却了早年的一份心愿。至于平时写的一些短文，发表之后收到样报样刊，摩挲把玩一番之后交夫人那里一存，一般也没功夫再去理会它了。今年初，下决心要编这一册散文随笔集了，于是先请她将历年所存的样报样刊统统整理出来。谁知“积少成多”，归并在一起竟也有高高的一摞，因此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从中选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样子，结集在这里了。

其实也真算不了什么。进入新时期以来，一晃20余年过去，不说天下大事，就是身边小事，数数也有一长串。不过，趁着选稿编稿，能回头看看走过的那一段岁月，还是蛮有意思的。于我来说，首先是躬逢盛世，政治清明，写作的大环境一直很好。其次是周围又有众多师长、同事、朋友相助——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我是全有了。所以一路写来，兴致勃勃；信笔由之，所向无前。书中所选，虽说多是些小文章，却也刻录着自己从事笔墨生涯的痕迹，寄托着一些有关文学与人生的思考。

当然，过去的已然过去。因此在书前我只想说：

谢谢你读我的书。

希望能与你越说越近。

2003年6月，宁波

目 录

1	自序
	流年散记
1	我出发的地方
4	头一口水
6	大军过境
10	杨梅红了
12	母校生活记趣
14	到绍兴
16	青春之歌
18	测绘的故事
20	惭愧
22	面对两副“小眼镜”
25	气饺子
28	贵客临门
29	天籁之声
31	寒冬的记忆
33	过年像唱戏
36	豁然开朗
38	散步西郊路
40	遥想东钱湖

- 42 环球同此凉热
- 44 西行随感
- 47 在香港乘地铁
- 49 香港掠影
- 51 陪客游溪口
- 53 神女无恙
- 55 周庄寻梦
- 57 “天河”之旅
- 59 那一组雕像
- 61 北戴河印象
- 66 南方小调
- 69 海南尝“琼浆”
- 71 老牌资本主义
- 73 大学城见闻
- 75 在英国过日子
- 77 街头艺术家
- 79 中国餐馆
- 81 逛书店
- 83 荷兰的鲜花
- 85 在莎士比亚故居门前
- 87 美国纪行
- 97 越说越近
- 99 有个女孩叫林瓊
- 102 土生土长一夫子
- 104 冯骥才故乡行
- 109 历史的回声
- 111 开垒先生到宁波
- 113 想起了一个人
- 115 近看贺敬之
- 117 走近李佩甫
- 119 “文”的高洪波

家 文 库

121	谈家桢与毛泽东的一段“西湖佳话”
125	江南多材 于斯为盛
127	东钱湖采风笔记(三题)
136	4月21日
	随笔时文
140	吸烟门外谈
142	给你一把香瓜子
144	现在的孩子
146	新钱神论
149	小事一桩
151	认识苏青
153	永远的张爱玲
155	骂而成名的苏雪林
157	高看一眼林语堂
160	关于人文精神的思索
163	月下谭(十五题)
174	特别的元旦
176	空中夜聊
178	余音不绝
180	何谓“另类”
182	掩卷而乐
184	茶
186	谈谈情 说说爱
188	新世纪畅想
189	秋雨先生
191	钱钟书会打架?
193	论雷峰塔的重建
195	城市精神
197	我也曾是“薛宝钗”
199	诸葛亮的另一面

- 201 女人聪明 男人老实
- 203 一种忧虑
- 205 换眼睛 换脑子
- 207 说“文身”
- 209 喜逢双节
- 211 大事三件
- 213 祝你快乐
- 215 “显”的道具
- 217 中秋·月饼
- 219 又到元旦
- 221 羊年杂说
- 223 读书宜杂
- 225 书市随想
- 227 关不上的赌门
- 229 由《走向共和》说到翁同和其人其事
- 239 太守本是一诗人

谈艺论文

- 249 《月亮船》及其作者
- 255 灵魂的歌唱
- 257 永远的田歌
- 259 人生这一主题
——读《黄土情》
- 261 “精品意识”随想录
- 264 我看《高一新生》
- 266 不有佳作 何伸情怀
- 268 感动
- 270 期待流行的传唱
- 272 凭着内心的呼唤
- 274 “最后的读书人”赵柏田
- 276 《乡村电影》解读

家 文 库

- 278 我读小说
 281 关于文学和文学期刊的话题
 283 永远的《祝福》
 285 词语像一条河
 287 一个敏锐的时代感知者
 289 传记文学的阅读与写作
 291 为英雄立言
 294 一本充满爱意的好书
 296 舞剧杂谈
 298 桂文亚与她的《马丘比丘组曲》
 300 凭着对文学的那一份爱
 302 螃蟹因何微笑
 304 世象评说结硕果
 307 《变味》：一本轻松好读的书
 309 当代英雄
 312 警钟·镜子
 315 读画二题
 318 审稿偶拾(二题)

序跋选集

- 321 答客问
 ——《李建树儿童文学作品选》跋
 326 心迹
 ——《心底流出的情致》序
 328 《文缘心境》序
 330 《应昌期传》后记
 332 《宁波与日本航海交往史话》自序
 335 《城北山水城北人》序
 337 《流浪岁月》序
 339 《故乡异乡》序
 342 《芦江文艺》发刊词

- 344 | 《谈家桢传》跋
346 | 霓虹下的芳草地
——《芳草地》序
349 | 《谢根芳散文选》序
352 | 《南乔画集》序
355 | 《淡友如诗》序

家 文 库

我出发的地方

那一天,小弟在电话里嗫嚅着跟我商量说,他已经在镇上相好了一套商品房,准备买下来搬去住。“那老屋呢,”我劈头问他,“难道就那样让它坍了不成?”他不吭声了,似乎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惑过他,使他举棋不定。但最后他还是说:“先不管这许多了,反正你放心,我不会拆祖上留下来的老屋,但镇里的那套商品房我是肯定要买的……”

那晚我失眠了。这之后,曾有许多个夜晚,我辗转反侧,胸中蛰伏着种种疑问。沉静的暗夜,常常响起先父沉重的叹息。不能不承认,是小弟的这一个电话,将我四平八稳的机关生活流搅出了些微波澜。我该回去看看了。

艾略特说,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我出发的地方隐藏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岙里,一栋气派的七架大屋,静卧在用群树和竹林装扮起来的半山腰上。父亲手植的那一株柿子树已经高过屋顶,每年收获的柿子,我们几兄弟一家可分得一箩。祖屋的对面,又有一棵桂花树,虽没有刻意去修剪过它,但如云的冠盖却圆润得像出于画家的手笔,亭亭地立在大门之外。年代久了,老屋垂浸水渍的墙脚上满长着探手可掬的绿苔,屋顶上的瓦楞草也会在微风中摇曳出金黄的花朵。那真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啊。

老家惟一的缺憾,大约就要数它的闭塞了。但这些与我们小孩子,又有何相干呢?正因为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博大,所以才更觉着老屋的温馨与安详。何况我们的老屋又是如此宽大,堂前能排开30桌酒席,楼上能住得下整连的官兵。我们就在这绿山秀水中度过童年,安享着先辈留给我们的福祉。那时候乡下小孩的命真好,没有背负父母望子成龙的期待,因此,可以尽情扮演自己童年的角色。

山居的生活纯朴平静,但各种各样的节日却多得数不清。当然,在一切节日之中,最热闹的便是过年了,那时节杀猪宰羊往来拜客到处闹闹猛猛不说,最重要的就是还有戏文可看。看戏要到山下的上保庙去,戏台上的相公小姐眉来眼去,虽是假凤虚凰,却一样令我们心旌摇荡……半夜梦回,犹记着小姐的花容月貌和相公的风流倜傥。

像这种山野村居的生活是最能衍生出情感的,尤其是当你一旦离开它之后。乡情这东西很怪,它需要距离的滋润:离乡越远,乡恋的滋味便也越浓。就这样,在我远离老屋的日子里每隔年把总要从几千公里之外的大西北远行出差,绕道上海,然后乘轮船乘汽车再翻山越岭的去看故乡的老屋,去听老家人说话的声音。青山依然,老屋依然,晚上睡在幼时睡过的眠床上,不知有多慰贴。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这一切却忽然全改变了,先是听说要建北仑港,接着便是修公路。平坦宽阔的329国道就像一支物质文明的触角,不顾一切地伸向它应该到达的每一个角落。这支触角伸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所改变。故乡那一条昔日繁忙的鹅卵石路如今沉寂了,沉寂得都已被从石缝中蓬勃生长起来的青草淹没。那一株桂花树也早已枯死,看看那一种衰败的样子不由不使人想起庾信的《枯树赋》:“昔年树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情何以堪!”

父亲是跟着那一株桂花树走的,他死于平常的胆结石,那种不一定致人死命的疾病。他在“归去”之前,已将老屋一分为四,并且还郑重其事地以农村中最为有效的《分书》将其固定。但现在又有谁会去计较这一些呢?大哥的儿子在公路边办了个建材厂,那地方离北仑港和开发区近,生意好得没法说。侄媳妇是个聪明人,我一回去便一个劲儿地对我抱怨“忙死了忙死了”,或者“伊总喝醉酒,都是人家客户拉他的,没办法啊!”我当然听得出来,那正是“其辞若有憾焉,其实深喜之。”——像这样的情况,大哥他们家还会甘心在老屋久住?大弟媳妇是山外人,自小就会买会卖,白峰到舟山的轮渡一通,他们夫妇便上上下下地跑起“单帮”来了——从生意人的眼光考察,他们也绝不会在老屋长住久居。小弟两口

家 文 库

子一直在镇上的工厂里上班,有点积蓄之后,就近买套商品房住住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那么,这老屋,就必然的要空闲起来了。从山顶远望,中间凹下去的屋脊,真像一匹瘦弱的老马的脊梁,若干年之后,它又会怎样呢?

我就这样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酝酿着要写一篇什么样的文字来记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一段故事。但这一段故事实在难写。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太多的包袱,我们既期盼着加快变革的步伐,我们又恐惧着会有太多的失落。

但,既然时光必然流逝,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失落呢?

1992年6月



我出发的地方——
故乡老屋的堂前。

那时我还在杭州上大学,寒假时带着小学同学送的一架最蹩脚的照相机,却伊乎其真地为父母亲照合影。中立者就是童年时的小弟建平。

头一口水

我是喝头一口水长大的。

这句话,对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人来说,可能有点费解:什么叫“头一口水”?《辞海》里有吗,恐怕没有。

反正在我们家乡,是有这一句话的。一个傍山而建的小山村,山脚下有一口形状不那么规则的井;稀奇的是那井水,一年到头都是满满当当的,清澈犹如玻璃,且冬暖夏凉,甘甜爽口。晨起担水,是村民们每日必做的头一门功课,人口少的,一挑两桶;人口多的,家中备一只七石大缸——反正,挑足一天的食用便够。就像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井水,每天也都是新鲜的。

井边上,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绿。春水始生的时候,小树枝桠上满挂着大大的晶莹剔透的水滴,嫩叶就像在与水滴比赛一样,一天天地绽放,扎撒着细细的绒毛。由此往上,便是层峦叠嶂的山林,那井水,就来自于山底下不知多少支细微管道的过滤、渗透、汇聚,最后汨汨地冒出于石隙地缝,蓄积而为水井。那井水,除供村人一天的饮用,多余的,便从井口溢出,汇入山溪。山溪长长的,顺山势由高而低地曲折腾挪,奔流直下。沿溪又不知建有多少个村落,溪有多宽,村落就有多大——人与水的依赖关系大致就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推而广之,将江河(比如长江、黄河)视作藤蔓,那末沿江河而形成的一座座城市,就是那藤蔓上所结出的瓜了。藤有多粗,瓜就有多大,乘车过钱江二桥,只须低头看一眼钱塘江那浩淼宽阔的水面,就能大致估摸出杭州这一座城市的规模,知道它必然会比在姚江边的宁波来得大。

扯远了,回头还来说我们居住的那一个小山村。它位于那条小溪的最高处,也就是它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天天喝的都是头一口水。

后来当然是进城了。城里人千差万别,贫富不均,但有一点显

家 文 库

得很公平,那就是大家都喝从同一个水厂输送过来的自来水——起码在桶装纯净水上市以前是这样。

细微的差别也不是没有,这要看每一个人的运气。如果你不幸住的是安装着劣质水管的楼房,那就得天天喝锈铁水了。还有,家里的毛巾是黄的,白衬衣也会逐渐变成黄衬衣。前些年我住的那幢楼就是这样,或许是我对喝水特别讲究,所以家里就另备了一口小水缸,先用净水器将那自来水过滤了,盛在水缸里备用。这当然有点麻烦,但或许是因为自己毕竟是喝头一口水长大的,所以在过去的那几年里,家里其他的事我可以不管,制作“净化水”的任务总是由我独家承包的,且不厌其烦。

换了住房,这个问题自然解决了。还有一件更高兴的事,那就是白溪水库建成了。我去那里采访过,如果能将在水库后山上居住的那几户村民搬下山来,那白溪水库就好比是我们家乡的那口水井了;如果拟议中的“引水工程”能尽早完成,那我们宁波城里人的子子孙孙也都将喝着头一口水长大了。

头一口水的滋味,真是好啊。

2001年8月

大军过境(外一题)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军人,不知其他男孩子是不是也这样。那时我常常希望一早起来,门口有长长的队伍开过,希望山头上响起枪声,希望解放军进驻我们的村庄……

我出生在1940年。我懂事的时候,家乡刚刚解放,所以我是“看见过”战争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撤离大陆时,朝天放枪,又砍了大批树木,拉了许多壮丁。我和哥哥常常躲在山上过夜,又冷又饿又怕。一个月以后,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又来轰炸,我被父亲拽着从屋里逃出去,还没跑到山上,就看见飞机丢炸弹了,一枚枚炸弹从飞机的肚子底下鱼贯而出,那样子比黑钢笔大一点儿。过了一会儿,从远处传过来的爆炸声比开山放炮还响。不必说,这一切对人类来说都是灾难。只有当解放军开进我们村之后,苦难才真正结束。

最有劲的事当然要数自己家里也住进解放军了。我记得我们家住了位挎盒子枪的连长,他有个小小的通讯员,白脸,说话细声细气,写得一手好字。我的名字最早还是他教会我写的呢。自从他用粉笔在我家黑漆大门上写了“连部”两个字以后,好像全村人瞧我们的眼光都变了。那位连长姓崔,是山东人,铁塔似的黑大个。他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懂,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常说的“好得很”三个字。父亲出门逢人就讲:“崔连长说了,我们好得很!”真的,自从我们家成了连部以后,白天黑夜再也没关过门——有这么一位大连长住着,还怕什么?

但在我印象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数家里住进炊事班了。自从崔连长的队伍开拔之后,很快又来了另一支大军。头一天是一位年岁比较大的解放军伯伯来号的房,他在我家大门上写的是“炊事班”三个大字。开始我们不懂,不知道炊事班是干啥的。等部队都住下之后,只见抬进我家的是一口一人多高的大铁锅,于是

家 文 库

我们便知道炊事班是负责烧饭的了。很快大院里就溢满了饭菜的香味。对我来说,最富刺激性的是看他们炸油条了。油条在我们家乡叫“油炸桧”(油炸秦桧大奸臣的意思)。有一天晚上,炊事班长竟给我们家送来一筐油炸桧,吃得我满嘴流油。过了几天到了“八一”建军节,连里要搞会餐。不必说,我们家简直比办喜事还热闹。开饭的时候,晒场上一字儿排开洗脸盆,由炊事班的战士分菜打饭,吃完喝完,一班一班的战士开始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场面开心极了。

就这样,直到与我们隔海相望的舟山群岛也获得了解放,生活才渐渐安定下来。我的家乡再也没有路过大部队,更谈不上有热热闹闹的号房、搭草铺、开联欢会等场面了。

就在那一年,我开始背上书包,走进学堂。

说实话,人虽然坐在教室里,但心还留在野地。我还在等待、企盼,等待大军过境时连绵不断的队伍,等待解放军进村时的火爆与热闹。当然,不是硝烟弥漫的岁月,而是和子弟兵共度和平幸福好时光。

长大以后,我仍在不时地回想起那一段如诗如画的美好日子。

牛 背 上 的 童 年

我在一篇题为《阿么流小传》的小说里曾写到这么一个细节:有个小朋友想骑驴,但驴太高了,爬不上去,于是他找了几块砖头垫脚,再纵身往驴背上跃,结果是哧溜一下摔了个倒栽葱……这个小朋友实际上就是童年的我。我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叫小门的山村长大,不过南方农村里没有驴……我骑的是牛。

我放牛一直放到九岁。我放过有一身金黄色皮毛的漂亮牯牛,也放过肚皮大得快要拖地的黑母牛。现在大家欣赏牧童晚归图,以为骑在牛背上吹着竹笛的牧童悠哉游哉,一定是很富有诗意的了。其实呢,骑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逸:第一是牛也很不老实,不喜欢背上多个累赘;第二是山路崎岖不平,弄不好便会将你